

总是想得太多

一个小时

◆戴蓉

有人说，贫与富的差距在于你有多少自由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许多人上班的路上还没睡醒，下班的路上已经瞌睡，周末也只是在家补觉。你每天有没有留给自己的一个小时？

当一个人的野心和实际的开拓能力不成正比的时候，降低一下欲望是一种能让人切实地平静下来的选择。负担不起大房子，可以住小一点的。买不起新楼盘，可以考虑二手房；住不了市区，搬到郊区去。实在不行，可以当一个租房的“游牧民族”，或者换一个人口密度和生活压力都没这么大的城市。我认识的一对夫妻，厌倦了白领生涯，搬到一个二线城市盘了一幢房子，一楼二楼开咖啡馆，三楼自己住。房子装修得简单粗粝，漆成地中海风格的蓝黄两色，院子里有棵苹果树。我去看过他们，发现夫妻俩的气色和咖啡馆的风格一样明亮。

胡适先生曾说，一个人要懂得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你可以回家做

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这样“生活就不枯燥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关于“一个小时”的问题，胡先生说，如果一个人能每天坚持用一个小时来阅读，长此以往，从数量上说已经足够让这个人人读成学者。

如果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太高不可攀，那么每天也该有运动的一小时，和家人朋友闲聊喝茶的一小时，自己动手做一顿好饭的一小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们公司的某某最近提出辞职了。他一定已经找好了下一份工，因为我那天给他打电话时听到他在切菜，否则他不会这么笃定悠闲的。”切瓜剁菜本是日常的劳作和喜悦，在有些人那里却有了奢侈和归隐的意味。其实，最美妙的时光是无所事事忙里偷闲的一个小时。坐在阳台的摇椅上，看着暗蓝色天幕上掠过一朵朵浮云，那是安静面对自己的一个小时。

本埠生活录

梅雨前夕

◆石磊

之一，默默做着事，忽地想起来，梅雨就快来了，心里便满腹的惆怅，长雨短雨欲雨不雨，浓雨淡雨欲雨还休。一年一度的闷怀蒸腾，一年一度的乌苏排侧，仿佛年轮一般，一刀一刀地，刻在男人女人的骨子里，亦如同一枚人生的定时炸弹，于风日静妍的家常岁月，不声不响地连环爆破，将江南一腔湿漉漉的血肉，温柔横陈给你看。

梅雨天的好，一向不足与人道，偶然跟外人讲起，啰里啰嗦，语焉不详，惹得人骇笑倒还多些。darling，人世间的太多东西，穷尽力气，还是不可言说。老天的意思，又岂是我解释得来的？而我尤其想念的，是梅雨天气里，那种若有似无的穿堂风。闷湿腻人的午后，饱食之后的软眠，于浅梦边缘，绵绵一阵飘过，滑过，荡漾过。darling，那么清美的风，一年里头，能领受几回呢？梅雨天的静谧安详绵绵密密，被那不期而至的、小清新的穿堂风一吹拂，倒显得尤其碧色深沉满堂饱满。而我们满打满算撑成一幅锦绣全家福的中年人生，亦常常被一阵倏忽而至的穿堂风，锋利俏皮地划过，害我们这些早已松懈了人生斗志的中年人，一脊背的微凉，一肚皮的长吁短叹。

不如归去，这些年，每一次邂逅穿堂风，都惹我动起回家的念头，回

那个黯淡旧旧四壁雪白的老家去，回那个清静明净空空落落的客堂间去。darling，那时候，我跟这个人世，两小无猜。

我想，我是真的有了年纪了。

之二，我热爱的 Bee gees 的罗宾，这个月里死了，不过 62 岁仅仅，这个曾经称霸歌坛多年的绝色三兄弟组合，就如此这般一个一个地凋零了，想想真是人生荒芜至极。罗宾一副极妖媚的假嗓，半个世纪之前的海豚音，天啊，便是这种天真烂漫的青春飙法，跟维塔斯的油滑完全不同。从柜子里翻出 Bee gees 的唱片，一曲一曲慢慢听过去，他们的名曲狂多，而今时今日，竟觉得那首《马萨诸塞》最是丰饶逃离。离家五百里的男人，疯狂想回家，似乎永远都是一个动人主题，那么哀婉深沉的意思，被罗宾细细的真假喉切换着蹒跚唱来，迷人极了。梅雨前夕，听这样的《马萨诸塞》，于我是格外婉媚的，当我自己离家五百里的时候，这一帘绵密闷湿的梅雨，便是我挥不去的浓郁乡愁了。而身边女友却大力骏笑，呵呵，回家？darling 你看看，本埠灯红酒绿，半夜里，在酒店浴场夜总会，流连忘返打死不肯回家的男人，多如蚁。

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主说。

西南的琐事尘语

玫瑰海棠

◆洁尘

春天刚刚来的时候，有个说法叫做闹春瘟。这里所说的闹春瘟自然不是医学上的那种说法，怎么描述呢，其实就是说人刚从冬天出来，四肢僵硬，骨头里有寒气，懒，不愿动弹。所以，开春了就得去踏青，祛一下春瘟，让身体活泛起来。

祛春瘟之乡间运动会开始了，一堆人，三三两两地在三圣乡的田坝上活动起来，有压田坎散步的，有钻油菜花地拍照臭美的、有打乒乓球的、还有做广播体操的。美味的樱园晚餐之后，晚上转场至樱园隔壁的蓝顶艺术村，在何多苓的画室里打了一晚上水平相当可悲的男女混双比赛，径直拖累了何多苓和易丹两个羽毛球高手。就这么闹腾了一下午一晚上，第二天，平时完全没有锻炼的何小竹和阿潘直叫唤，说是浑身酸痛行动困难。

樱园主人熊英是大家的朋友，她之前就一再邀请我们去樱园看

花，说快来呀，过了清明，雨水多了，花就没了。樱园的植物一向讲究繁多，有两三百种。多次去樱园，必须的喝茶吃饭之外，看看樱园四季辗转更替的各种花儿，也是必须的。

春天对于我来说，标志性的花卉不是桃花也不是李花，而是海棠。元好问这首咏海棠的诗深得我心：“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似乎每每腊梅谢了没多久儿，一不留神就看到贴梗海棠绽放出星星点点的娇俏的小红花，让我一机灵。对于我来说，报春花就是贴梗海棠。我们小区院子里种有很多贴梗海棠，枝形写意，但不像红梅那么虬结，开的小红花也更加温软俏丽，没有红梅的老辣之气。我还特别喜欢海棠这个词，娇中带憨，亲切。

海棠中，比较常见的有贴梗海棠、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习称“海棠四品”。海棠四品中，上品是西府海棠，既艳且香。张爱玲有

在中心的边缘

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老总，亲自培训员工，从洗抽水马桶开始。清水擦洗，浸泡洗涤剂 10 分钟，再用洗涤剂洗……共有六个步骤。最后的程序是，马桶里的水被拿去检验，与可以喝的水一般洁净。

在南非与日本，乡下的厕所也非常干净。曾经仔细阅读一家日本马路酒店里厕所上贴的值日表，今天是谁值班。地面、洗手盆、抽水马桶、拖把，总共有六七项项目，打钩的示意“完成”。一家农场酒店开放式的大型木制售货柜，特意用手指四处摸了摸，一点灰尘也没有，瓶瓶罐罐都洁净发亮。起码得每天擦一次，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并非是五星级的小酒店，却是有五星级一般讲究的清洁水准。看来日剧里环境的干净，并非是编戏吹的。

“第一天没有灰尘，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也没有，人似乎可以

诗歌口香糖

无题(265)

◆严力

➡许多人还是认为在消毒好的范围内才可以自由奔走包括脑袋里面的空间

➡两人世界的摩擦系数很高语言锋利朝着清晰的肋骨走廊一刀走下去端出来的罪行基本上是被爱情利益刺激出来的

➡恋爱没谈成却谈成了一桩生意或者生意没谈成却谈成了恋爱这样的情节是电影可以不断拍下去的理由

➡现代人包括我自己习惯了说谢谢而它更多的意思是说完就可以转身离去了

➡医生给自己提出了忠告：要以各种药片的价格追踪病情贵一点的药片目标大不容易迷路

清洁的哲学

◆南妮

懒惰下去……不要看每天擦是一种形式，形式做久了就上升到实质了。”——很欣赏一位酒店管理者说的话。

人是有点精神的。清洁是这精神的底基。这是不是就是清洁的实质与清洁的重要呢？

简直应该把清洁视之为某种信仰。清洁这件事，说浅了，是搞卫生；往深里说，是文明修养，是品位格调。听同事说起某某前辈，著名的专家，一张办公桌纤尘不染、井井有条，80 岁时和 40 岁时一个样。肃然起敬！早年到一位朋友家做客。男主人在洗手，说，环境卫生啊，光洗手总洗不干净，要换洗衣服什么的，手才可以洗得彻底。跟他开玩笑，“要保持干净就要多干活了。”他并不是医生，但是日后，他成为一个有名的大学者。想来，那是必然。“一室不扫，安治天下。”或者说：对环境有要求

的人，对自己肯定有更大的要求。

上海的中心区域明显要比边远区域干净。不知道这跟环卫打扫的力度不同有关，还是跟所住居民的不同素质有关。星期天的上午出去买东西，小区附近的马路已经狼籍一片。停在横道线的红绿灯下，将一切看得仔细：空的香烟壳子，飘扬的塑料袋，香蕉皮、废纸片，无数的烟头……我晕！

也有清洁只讲门面。逛新华书店，市中心一所标志性的文化场所。店堂还算整洁有序，新开了星巴克的咖啡吧。去楼上的厕所，只想闭上双目。三个马桶有一个半是坏的。穿着时髦的一个女老外，走进来，倒是表情安然。

清洁的哲学是：当你发现在那些角角落落，在暗室在背面，都有着令人信赖的清洁时，对于那敞开来的光明的示众的一面则更具信心。

钢笔画世界

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

杨秉辉 画\文

庞贝古城遗址在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距维苏威火山南麓 2 公里。公元 79 年 8 月 24 日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大量火山灰从天而降，将整个城市湮没。1748 年当地农民在种植葡萄时偶然发现地下遗存之物，人们方悟古罗马作家普利尼遗作中之描述属实。其后不断挖掘，为研究古罗马历史提供了绝佳资料。庞贝古城有 3 公里城墙围绕，8 座城门、两条大街、公共浴室、供水系统一应俱全。尤可贵者尚有数具人体化石，呈临难时惊恐之状，栩栩如生。

让思想拐个弯

更衣室

◆顾土

从小到大的我都没离开过更衣室，即使在乡村生活时，树林草丛乱石岗的后面也算是一种更衣室。

小的时候，我们在更衣室穿衣服，最经典的动作就是站在长条凳上，先拿起裤子当空抖几下，假如遇见个讲究文明修养的长辈，肯定会呵斥道：别这么乱抖，把灰都抖到别人脸上啦！然后，我们会将右脚朝这个裤脚管一蹬，再将左脚往那个裤腿里一踹，最后将裤腰一系，蹦下凳子。其实，这种穿法也是我们在家里的常用动作，只不过换成了床上。不知为什么，小孩穿衣特别喜欢立在床上，或许是因为面对站在地上的人大时可以高出一头，以掩饰自己心理上的弱势。那个年代，我很少看见有大人也是这种穿法，记得邻居家有个小孩 16 岁了，还在公共场合采取这样的穿裤方式，被他的爷爷骂了半天。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也长大了，变老了，成了爸爸甚至爷爷，可很多人儿时的穿衣方式依然顽强延续。我在公共更衣室里时常看见已经一把年纪的人，而且责任在肩，还领着下代或者下二代，竟然也高高踩在椅子上，将裤子旁若无人地抖两下，又返老还童般地将两条大腿对着公众左蹬一下右踹一下，而他们的脚掌正好与别人的面面对齐。

在更衣室里摆摊也是一景，许多人不知是从哪里延续下来的习惯，不是由衣柜中取一件穿一

件，而是将所有行头全部取出，一概摊放在狭窄的长椅上，让本不宽裕的地方顿时成为自家的地盘，然后端坐其间，优哉游哉地慢慢打扮。一间小小的更衣室，就这样，成为少数几个人的天下。

淋浴是更衣室的延伸，淋浴的浴帘明明已经在全国普及多年，连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这件东西，可奇怪的是公共淋浴的浴帘，其用途似乎只被少数人知晓，多数人恐怕都觉得这是累赘，坚持公开化始终是他们原则，结果，泡沫、水花不停地挥洒到行人的身上。

更衣室，可以说，最隐私也最没隐私。其实，在世界各地，我健身、游泳、洗温泉，出入过不少更衣室，感觉人们在隐私暴露的无奈情形下还是尽量保护隐私，一方手巾、一条浴巾尽可能地遮掩隐私，而在我日常的生活里，更衣室却成了人们尽情释放隐私的所在，没有人明白无奈与肆意的区别。

更衣室是生活的必需，无处不在。一间更衣室里的角落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亏欠、积累的缺失，还有品质的高低。